

宋遼战争

□朱增泉



一、宋太宗仓促伐辽

宋朝自始至终没有完全统一中国。北宋至南宋，国祚三百二十年，一直同北方更替兴起的辽、西夏、金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处于交战状态。中国古代战争史称这一时期为“宋辽金夏时期”。

宋辽战争，前后打了二十六年，从宋太宗赵匡义（赵光义）太平兴国四年（公元979年）六月，打到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十二月。这二十六年中，北宋发动了两次伐辽之战，均以失败告终；于是引来了辽国九次大规模攻宋，直至把北宋打服，双方订立澶渊之盟为止。纵观宋辽战争全过程，宋太宗赵匡义、宋真宗赵恒父子的平庸与软弱，宋军将领集团的整体素质之差，宋军与开国之初相比战

斗力之迅速退化，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。

战前宋、辽双方政情：（一）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建宋时，辽穆宗耶律璟在位第十年。辽穆宗酗酒怠政，游猎无度，暴虐嗜杀，国势不振。赵匡胤称帝第十年，辽穆宗“变起肘腋”，被近侍小哥、盥人花哥、庖人辛古等六位身边服务人员杀死，死时三十九岁。宋太祖赵匡胤死时，辽景宗（辽太祖耶律阿骨打曾孙耶律贤）继位已经十年，他励精图治，使辽国势得以复振。（二）宋太宗赵匡义继位后，他干成了两件事：一是迫使浙江钱俶和福建陈洪进政权纳土除国；二是伐灭了北汉这一顽固的辽国傀儡政权。这两件事，尤其是伐灭北汉（宋太祖赵匡胤曾三次讨伐北汉而不克），使宋太宗赵匡义产生了严重的轻敌思想，导致他在毫无谋划准备的情况下，贸然发动伐辽之战。

宋、辽边境防御态势：自从五代后周周世宗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瀛、莫、易三州后，宋辽分界线东起泥沽口（今天津大沽口），向西延伸至霸州（治今河北霸州市）、容城（今河北容城县）、飞狐口（今河北涞源县）、灵丘（今山西灵丘县）、雁门关（今山西代县北）各点。河北境内，宋军沿大清河、拒马河一线设防，以益津关（今霸州市东）、瓦桥关（今雄县西南）、岐沟关（今涿州西南三十里岐沟村）三地防御要点，构成前三角防御支撑点。大清河下游至海边多沼泽，大量开垦水田、深挖沟渠，以水阻敌。山西境内，宋军沿恒山山脉一线设防，由东向西以平型关（今山西灵丘县西）、雁门关、宁武关（今山西宁武县）为防御要点。

宋朝的燕云情结：后晋天福元年（公元936年），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，北方防线失去屏障，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。后周时，周世宗柴荣曾谋求统一中国，亲征北伐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瀛、莫、易三州，不幸征战中途得病，英年早逝，未能全部收复燕云。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，曾三次征讨辽国傀儡政权北汉，均未得手，也就更谈不上收复燕云了。宋太宗赵匡义伐辽，其实他并没有把征服辽国、重新统一中国作为战略目标，他的战略目标只是想收复燕云。按理说，收复燕云这一战役目标并不大。但打仗

无论规模大小，都必须谋定而战、有准备而战，而宋太宗赵匡义这次打的是无谋划、无准备之仗。

辽国是当时中国所有割据政权中的第一强国（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当时远东第一强国）。宋太宗赵匡义对这样一个强大敌人发动进攻，却比北宋建国以来平定其他割据政权都显得草率，只要看一看他的军事行动时间表就明白了：

太平兴国四年（公元979年）五月初六，北宋攻克太原，伐灭北汉；

太原城头硝烟未散，赵匡义当即决定：就地出发，北进伐辽，夺取幽、蓟；

五月二十二日，赵匡义离开太原北上；

五月二十九日，赵匡义驻蹕河北镇州（治今河北正定）；

六月十三日，赵匡义从镇州起驾北征……

赵匡义发动这次伐辽之战的草率和盲目，是军事行动中少见的。宋军将士们从二月就出动伐北汉，打外围、攻太原，几个月苦战，“馈饷且尽，军士罢乏”。伐灭北汉是一次重大胜利，将士们人人盼望得到奖赏，但赵匡义根本不提奖赏之事，宋军士气低落。并不是国库里拿不出奖赏费用，宋太祖赵匡胤生前早就为“赎买”北汉积聚下了大量金钱。赵匡义继位后去视察内库，发现老哥生前为他积存下这么多钱财，他曾大发感慨道：“此金帛如山，用何能尽！”（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十》，以下简称《续通鉴·×××》）这些钱本来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为收复北汉而积存的，将士们攻灭了北汉，赵匡义却不肯拿出一些来奖赏将士。宋军将士既得不到休整，又得不到奖赏，“诸将皆不愿行，然无敢言者”。只有一位殿前都虞候崔翰，奉承赵匡义道：“乘此破竹之势，取之甚易，时不可失也。”他把伐辽看得像在棋盘上吃掉一个小卒一样轻松，如此的轻敌情绪，赵匡义听了却“甚喜”。

赵匡义在军中威望不高。他自己的车驾已经起程，扈从六军中有的却没有及时出发，“帝怒，欲置于法”。马步军都军头赵延溥，军阶不高，却敢于站出来说话，谏曰：“今敌未殄而诛遣将士，若举后图，谁为陛下戮力乎！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》）这才制止了他大开杀戒。

辽军方面，早有防备。宋军进攻太原时，辽景宗就做了两手准备：（一）派韩侂、耶律沙领兵救援北汉；（二）命令北院大王耶律希达、伊实王萨哈等领兵加强对幽州（今北京）的防卫，以备宋军移师北攻。据记载，辽军常驻幽州兵力多达十余万人。幽州方向一旦爆发战事，加上辽军防御纵深的兵力，总兵力达二十余万。为了确保幽州安全，北汉第二次向辽求援时，辽景宗就没有同意再派援兵，目的是要在辽南京幽州保持足够兵力。两相比较，辽景宗的军事谋划水平比宋太宗高出一大截。

二、激战高粱河，宋军大败

宋太宗赵匡义伐辽的主攻目标是燕京（即幽州，今北京），因为它是燕云地区的中心城市，如能夺取燕京，就能控制燕云。但宋军这次伐辽却惨败于高粱河地区。高粱河是永定河的一条支流，发源于幽州城内（今北京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），向东斜穿过北京城，注入古灞水（今永定河），再向东，流往通州方向。宋辽高粱河战役的主战场是在幽州城东南郊高粱河畔，而并不是像有些军事书籍上所说是在西直门外高粱河源头。

太平兴国四年（公元979年）六月十九日，赵匡义车驾到达金台屯（今河北易县东南三十里），从当地老百姓中招募向导一百多人，二十日从东易州以西渡过拒马河，进入辽国境内（当时宋、辽均置易州，东易州辽置，治今河北新城县西；西易州宋置，治今河北易县）。二十一日围攻涿州（今河北涿州），二十二日进抵盐沟屯（今北京房山良乡南），二十三日，赵匡义车驾进至幽州城南，驻跸宝光寺。由于燕云十六州自古是中原王朝辖地，东易州刺史刘宇、涿州判官刘厚德等，这些辽国任命的汉族官员接二连三向宋军举城投降，老百姓纷纷牵马送水以迎“王师”。

辽军方面，当时幽州城内由辽知南京留守韩德让、知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指挥守城。另有两支机动兵力部署在幽州城外：一支由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、统军使萧讨古率领，布防在幽州城北；另一支由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领，屯兵得胜口（今北京

昌平天寿山西北之得胜口——居庸关以东另有一处得胜口）。另有辽军纵深增援兵力正在往幽州方向紧急调动。

赵匡义根据探兵报告，认为得胜口方向耶律斜轸所率兵力不多，易于攻取，下令攻击。宋军前出接战，小胜，斩首千余级。其实耶律斜轸率领的辽军是这次幽州之战的主力，他指挥辽军迂回到宋军侧后发起攻击，宋军退却。双方在清沙河（今北京昌平西南）形成对峙。

六月二十五日，赵匡义下令以少量兵力牵制清沙河耶律斜轸，集中大部兵力对幽州城发起攻击。赵匡义采用的是“四面攻城法”。他命令“定国节度使宋偓攻其南面，河阳节度使崔彦进攻北面，彰信节度使刘遇攻东面，定武节度使孟元哲攻西面”，同时任命“宣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事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》）。

宋军四面攻城，辽军有些紧张，先后有四名辽军中下级军官率部向宋军投降。战斗打响时，辽军守城副将耶律学古正在城外指挥，城内吃紧后他想进城而不可入。夜晚命人挖地道，找到城中废旧排水道，钻进城内，告诉守城主将韩德让，耶律斜轸正在城外与宋军交战，支援城中守军，并说辽景帝一定会调集骑兵驰援幽州。他与韩德让协力指挥，顽强坚守。

六月二十六日，赵匡义移驾城北，指挥宋军向清沙河耶律斜轸部发起攻击，取得小胜，杀敌较多，缴获战马三百余匹，辽军据险而守。夜间，辽军中有四百多名汉人乡兵来降。范阳县（今北京大兴）老百姓牵牛载酒犒劳宋军。六月三十日，赵匡义指挥宋军以挖地道和攀城同时并进攻城。地道一时没有挖通，夜间有三百多名宋军士兵攀上城头，却被耶律学古指挥辽军力战擒拿。宋军挖的地道也被堵塞，进攻受挫。这时，幽州外围又有顺州（治今北京顺义）刘廷素、蓟州（治今天津蓟县）刘守恩二将向宋军投降。宋军以二州降旗向幽州城内辽军展示，城中惊惧。

辽景宗六月二十日得到军情报告，辽南京幽州被围，情况吃紧。他遣使驰往幽州，严厉申斥守城主将耶律希达等人“不严侦候，用兵无法，遇敌即败，奚以将为”；同时速令南府宰相耶律沙率领援兵驰援幽州。

辽大将耶律休哥眼看幽州情况紧急，主动请战。辽景宗当即下令，以耶律休哥取代耶律希达，率领精骑驰援幽州。

七月初六，耶律沙率领辽军抵达幽州，赵匡义指挥宋军迎战。初战，辽军退却。但宋军围攻幽州城已十多昼夜，人困马乏，士气不高，连续作战能力极差。从中午至傍晚，追击辽军才前进十多里。入晚，另一支由耶律休哥率领的辽军精锐骑兵已经赶到，士兵每人手持两把火炬，向宋军实施强大反击。宋军在幽州东南郊高粱河地区转入防御。

耶律休哥首先收拢耶律沙残军，命令他们停止退却，回身再战；他率领自己所属的精骑从两翼包抄合击宋军，双方在高粱河地区展开激战。耶律休哥身受三处枪伤，仍然勇不可当。城内耶律学古得知耶律休哥精骑已到，率领守城辽军出城反击，四面鸣鼓。城内居民也大声呼喊，持械出城，随军逐利。宋军被突如其来声势所震慑，开始退却。耶律沙率领一支辽军尾追宋军，辽军主将耶律斜轸、耶律休哥分率两支辽军对宋军实施“超越追击”。三支辽军，汹涌而至，宋军无力抵挡，被歼万余人。

宋军在高粱河惨败，溃不成军，从皇上赵匡义到各级将领和士兵各顾奔逃，混乱不堪。宋太宗赵匡义的侍卫急迫中向老百姓求得一辆小毛驴车，拉着皇上狂奔南逃。辽将耶律休哥伤重昏迷，已不能骑马，由辽军将士把他抬上轻车，扶车狂追宋太宗赵匡义。辽军从幽州一直追到涿州，缴获宋军兵杖、符节、粮秣、货币不可胜数。

初七拂晓，赵匡义乘着毛驴车单独奔逃到涿州以南的金台屯。宋军将领们都认为宋太宗赵匡义已被辽军俘虏，慌乱中商议扶立宋太祖赵匡胤的次子赵德昭为帝（赵匡胤长子早亡）。

宋太宗赵匡义在金台屯一直等到七月初九，仍不见诸将来到，派人返回前方探明情况。使者回来奏报，诸将仍在坚守涿州。并说，前方有扶立新帝之议。赵匡义急派殿前都虞侯崔翰前往涿州抚慰，并下令“班师”。诸将知道皇上赵匡义无恙，扶立新帝之议骤停。

宋太宗赵匡义回朝之前，命令诸将率军留下，以防辽军南攻。命崔翰、孟元哲所部屯定州；刘廷翰、李汉琼所部屯镇州；崔彦进所部屯岐沟关以南。上述各军均归刘廷翰统领，得以便宜从事。赵匡义临走前留下“阵图”，让各军兵分八阵伏击辽军，并说：“契丹必来侵边，当会兵设伏夹击之，可大捷也。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》）赵匡义统帅才能很差，可是他大败之后还要充当“内行”，在将领面前掩盖他的无能。

由于燕云十六州一直是中原王朝辖地，被辽国割走四十多年后，燕云官民突然见到中原“王师”，有的官员立刻举城降宋，大批民众扶老携幼涌向宋军阵地寻求庇护。宋军败退时，赵匡义却对这些心向中原的战争难民没有采取任何救济安置措施，使燕云百姓大失所望，十分寒心。

宋太宗赵匡义回朝后，查处北征“失律”之职。守中书令、西京（洛阳）留守石守信，因“督前军失律”，贬为崇信（治今甘肃崇信县）节度使兼中书令；彰信节度使刘遇，因“逗挠不前”，贬为宿州（今安徽宿州市）观察使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》）。军中对皇上只处分、不奖励议论纷纷，认为高粱河战败应该处罚，但攻克太原、伐灭北汉不给奖赏不对。赵匡胤次子、武功郡王赵德昭，向赵匡义当面建议先奖后罚。由于在幽州兵败之际军中曾有扶立赵德昭为新帝之议，赵匡义“微闻其事，不悦”。这时赵德昭站出来为将士们仗义执言，他怀疑赵德昭是“邀买人心”，大怒道：“等你自己当了皇上，再赏也不迟！”赵德昭“惶恐”，回宫时间左右：“带刀乎？”左右回答说宫中不敢带刀。赵德昭进入茶酒阁，关上门，“取割果刀自刎”，朝廷上下为之震惊。宋太宗闻讯，“惊悔”，赶往现场抱住德昭尸体大哭：“痴儿，何至此邪！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太平兴国四年》，以下简称《长编》）。“哭死人”总比“防活人”来得省心省力一些，因而封建帝王们对某些深怀戒心的死者，必要时均不惜一“哭”，其状甚“哀”焉。

宋太宗赵匡义发动的第一次伐辽之战，输了战争，散了军心，丢了民心，死了皇侄，全败。

三、辽军大举进攻河北、山西

宋太宗赵匡义第一次伐辽失败后，辽军连续三次攻宋。这时，北宋元气尚未丧失殆尽，因此这三次大战宋辽双方互有胜负。

北宋太平兴国四年（公元979年）九月，辽景宗命辽南京幽州留守韩匡嗣为都统，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，耶律休哥、耶律惕隐、耶律斜轸、耶律抹只诸将各率所部，向北宋发动大举进攻。同时命令辽西京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布，从山西方向对宋军发动牵制性进攻。

九月三十日，辽将韩匡嗣统领辽军南下至满城（今河北满城县）。宋将刘廷翰统领河北诸军，他本人率主力驻徐河（今河北徐水县）。部将赵延进登高远望，见辽军骑兵漫无边际，如潮涌般冲来。刘廷翰却仍在按宋太宗赵匡义留下的“八阵图”布阵，兵力太分散。赵延进对刘廷翰说：“皇上命我们守边，目的是要克敌制胜。辽军骑兵势如潮涌，我们把兵力分布得零零星星，不是等着被辽军各个击破吗？只有集中兵力，同辽军决一死战，才有获胜的希望。违令而获利，不比兵败辱国强吗？”刘廷翰犹豫道：“万一不胜，皇帝追查责任，如何担当？”赵延进回答说：“倘有丧败，延进独当其责！”刘廷翰还是怕担“擅改诏令”之责。另一位部将知定州李继隆也急了，他对刘廷翰说：“兵贵适变，安可以预料为定？违诏之罪，继隆请独当之！”这时，李汉琼、崔翰也从镇州领兵前来会合，宋军军势得以增强。刘廷翰这才打消顾虑，根据赵延进、李继隆二将的建议，重新布阵：命崔彦进率部自关南出黑芦堤（今河北徐水县北），从小道迂回至辽军侧后；把李汉琼、崔翰军布置在西南；他自己率本部主力部署在城东。然后派出使者去辽营诈降，引诱辽军出动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》）。

这时，辽军都统韩匡嗣认为宋军请降是真，耶律休哥认为是假。正在争论之际，宋军突然发起攻击。崔彦进率部攻击辽军东北；李汉琼、崔翰率部攻击辽军西南；刘廷翰率主力攻击辽军之东，三面合击辽军。辽军猝不及防，向西大败而逃，不少人跌入西部山区

沟谷摔死。宋军追击至遂城（今河北徐水县以西遂城镇），歼敌一万三千余人，缴获战马一万余匹、兵器军帐等物无数，俘虏辽将三名、辽民三万余户。辽国幽州留守韩匡嗣丢弃旗鼓连夜北逃，耶律休哥率领残余辽军退入辽境。辽军满城战败，辽景宗震怒。他斥责韩匡嗣有五罪：违众深入、行伍不整、弃师鼠窜、侦察失机、捐弃旗鼓。辽景宗下令斩首，萧皇后竭力解救，韩匡嗣才得以免死。

宋军在这次满城之战所以能获胜，全靠两位中级将领赵延进、李继隆。他们不受宋太宗赵匡义的“八阵图”所束缚，坚持“兵贵适变”，敢于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，灵活布阵打击敌人。这说明，宋军中并不是没有人才，而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实施的一系列“抑将”措施，压制了宋军杰出将领的成长和涌现。

辽景宗耶律贤是绝不肯服输的。满城失败后，他很快发动了第二次攻宋。

北宋太平兴国五年（公元980年）三月，辽景宗命大同节度使萧多啰，率领十万辽军进攻雁门关。其战略企图：一是先从西线发动进攻，迫使宋军两面作战，以分散其兵力；二是计划突破雁门关后南下攻克太原，把客居辽国的北汉开国之君刘崇之孙刘继文护送回太原当“皇帝”，恢复北汉政权。

西线雁门关之战，宋军大捷

当时，宋军在山西方向只有五万兵力，负责驻守雁门关的代州（治今山西代县）刺史杨业手中只有几千人。杨业获悉辽军大举入侵，请求潘美增兵雁门关。潘美认为雁门关只能起到迟滞敌人进攻的作用，无法长时间坚守阻敌，只能集中兵力坚守并州（治今山西太原），故不同意增兵雁门关。杨业只能依靠自己拥有的少数兵力出奇制胜。他留下部分兵力守关，亲率数百精骑提前出雁门关北口，迂回至辽军侧后发起突然袭击。萧多啰正准备下令攻关，杨业突入辽军阵中，直奔萧多啰而去，辽军大乱，萧多啰被斩，辽军都指挥使李重海被俘。辽军失去主帅，溃败逃回大同。

杨业雁门关大捷，战报送至并州，潘美不信。经查属实，先是羞愧，后生妒忌。“主将成边者多忌之，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，帝览之皆不问，封其奏以付业”

(《宋史·杨业传》)。这段话中的“主将戍边者”指潘美，宋太宗赵匡义把潘美的告状信寄给杨业本人，只能加深将领之间的矛盾，这为杨业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种子。

有的史籍记载，潘美贪功为己有。“潘美言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，会敌十万众侵雁门，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，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，敌众大败，杀其节度使、驸马萧咄李（萧多啰），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，获铠甲革马甚众”（《长编·太平兴国五年》）。潘美此人，打过一些胜仗，但后来的许多事例表明，他心胸比较狭隘，在对待杨业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。

东线瓦桥关之战，双方胜败相抵

雁门关失败后，辽景宗的复仇心理更加强烈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（公元980年）十月十一日，辽景宗在幽州祭旗亲征，南下攻宋。他说：“连一道雁门关都攻不破，何谈攻克太原！”他调集辽东京（今辽宁辽阳市老城）、辽上京（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）、辽中京（今内蒙古赤峰以西大明城）等地约二十万辽军开赴幽州，向北宋发动大举进攻。二十日抵达固安（今河北固安县），二十九日围攻瓦桥关。

宋军提前获知辽军东线进攻动向，陆续开往瓦桥关南、镇州（治今河北正定）、定州（治今河北定州）等地集结。瓦桥关是宋军设在宋辽界河上的防御要点，也是前沿孤立突出之点。瓦桥关城小坚固，城内守军不足万人，宋军守将张师固守待援。辽军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攻城，两天一夜未克。十一月初一，夜间无月光，集结在白沟南岸的宋军渡河袭击辽军。双方激战一夜，辽军将宋军击退，宋军退回南岸。辽军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又率军围攻瓦桥关一天一夜，白沟南岸的宋军不敢再次渡河反击。十一月初三，守将张师率军突围，耶律休哥率精锐轻骑突入宋军阵中，张师被斩，已经突围而出的宋军残部又溃退进入瓦桥关城内。

宋军其他部队撤退至莫州（治今河北任丘），诸将商议道，这次战败，必获重罪。与其被处死，不如决战而死。十一月初三，诸将率军重返瓦桥关南，在白沟南岸列阵。第二天早晨，一万多辽军渡河来攻，被

宋军击退。宋军乘势渡河追击，斩杀辽军三千余人，获得一次小胜。

十一月初十，宋太宗赵匡义从汴京出发亲征，这时瓦桥关之战已经结束。十四日，他到达长垣（今河南长垣县）得到瓦桥关兵败的消息，气极，不想再走。不久又来战报，关南小胜，赵匡义转怒为喜。他向信使详细询问前线战况，才知初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是缺乏统一指挥。于是连夜下诏，任命河阳三城使崔彦进为关南宋军统帅。第二天，赵匡义起驾继续北进，准备与辽军决战。辽景宗获悉宋太宗赵匡义北上亲征，觉得与宋军决战不一定能占到便宜，大掠边境，班师回撤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宋太宗赵匡义到达大名府（今河北大名县），获悉辽军已经退兵。他又热血沸腾，觉得辽军怯战，这是夺取幽蓟的良机。开封判官窦偁“因抗疏请还都，休养士马，徐为后图，上悦其言”，停止北征行动。（《长编·太平兴国五年》）

瓦桥关之战后，宋辽双方都在备战。宋太宗赵匡义遣使致信渤海王，想策动渤海国配合宋军夹攻辽国。渤海王不敢得罪辽国，连回信都没有，赵匡义的这一计划落空。辽景宗班师后，盛赞北院大王耶律休哥，授予他最高荣誉大于越称号，并大赏军士，准备再战。北宋太平兴国七年（公元982年）四月，辽军出动。但辽景宗这次进攻组织得不好，他指挥辽军在河北、山西漫长边境线上兵分三路同时向南推进，面宽、线长、兵力分散，没有明确目标，没有进攻重点，被宋军各个击破。

再战满城，宋军获胜

辽景宗亲率辽军主力再次进攻河北满城，但出师不利，辽军守太尉希达里中流矢身亡，统军使耶律善布被宋军伏兵包围。枢密使耶律斜轸前来救援，耶律善布才得以脱身。辽景宗把这次失败的火气发到耶律善布身上，“辽帝以善布失备，杖之”。五月，辽景宗兵败而归。河北境内另一路辽军进攻唐兴（今河北安新县），被宋将崔彦进击败。

雁门关之战，宋军再胜

辽军进攻山西雁门关，被潘美领兵击退，并在追

击中击破辽军边寨三十六所。至此，“辽三道之师俱败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一》）。北宋太平兴国七年（公元982年）八月，辽景宗移驾西京大同，准备再次进攻雁门关。但他在野外围猎时得病，九月二十四日卒于大同以北焦山，终年三十五岁。十二岁的儿子耶律隆绪继位，其母萧太后摄政。翌年六月，改国号为大契丹。

此后三年，宋辽无大战。这期间，宋辽双方都在应付其他方面的小规模战争。如宋朝同夏州（治今陕西靖边县西北白城子）叛将李继迁之战；辽国则进行了讨伐高丽、女真、阻卜之战。

们哭着说：“母寡子幼，族属雄壮，边防未靖，奈何？”韩德让、耶律斜轸等劝慰她说：“信任臣等，何虑之有！”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萧太后是使辽国重振雄风的关键人物。这位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、女军事统帅，是辽国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，小名燕燕。她出身相门，耳濡目染，才智超群，“明达治道，闻善必从，故群臣咸竭其忠。习知军政，澶渊之役，亲御戎军，指麾三军，赏罚信明，将士用命”（《辽史·景宗睿智皇后萧氏》）。萧太后主政后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除弊革新，稳定政局，凝聚人心，增强国力。其一，



四、宋太宗赵匡义再次伐辽

辽景宗去世后，宋朝内部伐辽之声又起。宋太祖外甥、知雄州贺令图，其父亲岳州刺史贺怀浦（宋太祖贺皇后之兄，这时正领兵驻守山西太原以北三交口），以及文思使薛继昭等主战派相继向宋太宗赵匡义上书，认为辽君年幼、太后专政、枢密使韩德让宠幸，众臣不睦，这是攻取幽蓟的大好机会。赵匡义在主战派的鼓动下，决定再次伐辽——第二次幽州之战爆发。

战前形势

辽方：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继位，萧太后对大臣

团结贤能老臣。她把一些得力大臣都安排到关键位置上，使他们各得其所，君臣协力同心，很快稳住了局面。其二，平息各地叛乱。党项、高丽、女真、阻卜等叛乱，被逐一平定。然后，与西夏李继迁结盟，集中目标备宋。其三，争取汉人。此前，辽人打死汉人，赔一头牛或一匹马了事；汉人打死契丹人，不仅要偿命，并要将其家人没为奴婢。萧太后下令废除这一旧规，一律以汉法论处。从此，辽地汉人取得了法律上的平等权利，人心大悦。其四，在宋辽边境垒寨筑城，大修边备。其五，对常年戍边的士卒立“更休法”，轮流休整，军心士气更旺。其六，招抚流民。高粱河之战时，

燕云百姓“牵牛载酒以迎王师”，慰劳宋军，心向宋朝。宋军战败后，这些老百姓惧怕辽军屠杀，纷纷弃家南逃，成为战争难民。对此，宋太宗赵匡义没有采取任何救助安抚措施。萧太后命耶律休哥对这些战争难民进行招抚救济，帮助他们恢复生产，整修家园，于是“归者如流”。其七，广派间谍，散布辽方境内“主幼民弊”等虚假消息，误导宋军。萧太后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位长达四十九年，被称为“盛主”，离不开前二十多年母后对他的言传身教。

宋方：辽景宗死后，宋朝主战派抬头，北伐之声又起，宋太宗赵匡义“始有意北伐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三》）。但宋朝大臣中也有反战派。参政知事李至认为，幽州是辽国战略重地，必以重兵全力死守，宋军并不具备攻克幽州的必胜条件。第一，用兵数量庞大，军粮库存不足，保障困难。第二，幽州地平无山，抛石机无处取石，围攻坚城缺乏有效手段。他主张“蓄威养锐，观衅以伐谋，更纵弥年，亦为未晚”（《宋史·李至传》）。宰相宋琪是主战派，他是北方人，熟悉幽州山川形势，接连写了几篇长疏，向赵匡义建议“王师破敌之计”。其要点：一是集结宋军于易州，然后沿西部太行山东麓北进，封锁辽军山后（晋北、冀北地区）援军前出通道；二是在桑干河筑堤引水灌入高粱河，使其“三五日弥漫百余里”，“戎骑来援，已隔水矣”。三是针对辽军骑兵特点，布阵抗敌。宋太宗赵匡义采纳了宰相宋琪的建议。

宋军的进攻部署和作战方针

宋军伐辽前三个月，即宋太宗雍熙二年（公元985年）十二月，赵匡义召集诸将进京，布置伐辽事宜，决定兵分四路伐辽。河北境内分左、中、右三路：（一）左路以田重进为主将，谭延美为副将，从定州（治今河南定州）向飞狐口方向发动进攻；（二）中路以曹彬为主将，崔彦进为副将，从保州向涿州方向发动进攻；（三）右路以米信为主将，杜彦圭为副将，从雄州向新城方向发动进攻；（四）山西境内一路，以潘美为主将，杨业为副将，王侁为都监，出雁门关向云州方向发动进攻，尔后与河北左路田重进部会合东进，从北面会攻幽州。同时，派监察御史韩国华出使高丽，动员高

丽从辽东方向出兵牵制辽军，但高丽未予配合。

宋太宗布置完毕，曹彬带领诸将入宫向皇上辞行。赵匡义授予曹彬“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”，在这次参加伐辽作战中的宋军将领中权力最大。赵匡义向曹彬布置的作战方针是：山西潘美先攻，河北三路正面诱敌，最后合围幽州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三》）。

赵匡义确定的这一作战方针，大错特错！这次伐辽之战，核心目标是夺取幽州。曹彬主攻幽州，潘美助攻雁北。按照一般作战规律，助攻方向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吸引、分散、消耗敌人兵力，以确保主攻方向攻克主要目标。这种奇正结合的基本作战样式，流行已久，不乏成功战例。可是，赵匡义却本末倒置，不是让助攻的潘美吸引和分散幽州方向的辽军兵力，而是让主攻方向的曹彬以十万大军“虚张声势”以吸引辽军“萃劲兵于幽州”。赵匡义究竟是想夺取大同，还是想夺取幽州？令人莫明其妙。

宋军进攻之初进展顺利

北宋雍熙三年（公元986年）二月，宋军全线出动。军事将领一上战场都有一种本能，他们知道仗应该怎么打才能取胜。所以，宋军发起进攻的初始阶段，并没有严格按照赵匡义交代的作战方针行动，而是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，积极发动攻势。

河北左路田重进部战况

河北左路田重进的穿插打得最好。二月，田重进率领本部自定州向飞狐口发动进攻，三月上旬在飞狐口以南地区与辽军前锋遭遇，初战获胜，士气大振。三月中旬，辽将大鹏翼、马赞、何万通等率领辽军两万人迎击田重进部。田重进在飞狐口以南、以东、以西分别布下伏兵，张开“口袋”。部将荆嗣率部“疾驱攻击”，谭延美在后跟进。荆嗣在山崖上与辽军短兵相接，一日七战，手刃辽军百余级，俘敌一千多人。辽军一时难以抵挡，又见山下旗帜连绵，怀疑宋军大军已至，准备逃跑。田重进指挥主力猛追，辽军大败，摔下悬崖死伤无数。田重进率领主力向北追击五十里，擒获辽将大鹏翼、马赞、何万通，俘敌三千余人，斩首数千级。田重进围住飞狐口关城，令大鹏翼向辽军飞狐口守将吕行德、张继从、刘知进等人劝降。三月

下旬，辽军飞狐口关城守将举城投降。田重进乘胜进攻山西灵丘，辽军灵丘守将穆超也举城投降。四月中旬，田重进又在飞狐口以北击败辽军援兵，斩杀辽将两名。接着，田重进又进攻蔚州（治今河北蔚县），辽军蔚州守将李存璋、许彦钦等人杀掉蔚州节度使萧默哩，擒获监城使耿绍忠，举蔚州城投降。田重进的凌厉攻势，已经把幽州同晋北山后各州的联系全部分割，为正面突破幽州城防创造了良好条件。

山西潘美、杨业部战况

山西方向潘美、杨业开始也打得不错。三月上旬，潘美自西陉（雁门关西口）出关北上，与辽军遭遇，初战获胜，向北追击辽军至寰州（治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），辽军寰州刺史赵彦辛举城投降。潘美乘胜围攻朔州，辽军朔州节度使慎思逃跑，节度副使赵希赞举城投降。又进攻应、云二州，辽军应州（治今山西应县）节度使骨只逃跑，守将艾正、观察判官宋雄举城投降。四月初，杨业进攻云州（治今山西大同），辽军云州节度使化哥逃跑。至此，晋北山后诸州皆克，杨业还屯代州（今山西代县）；潘美按预定计划率军东进，与田重进会合。

河北中路曹彬部战况

初战阶段，“彬等亦连收新城、固安，下涿州，兵势大振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三》）。尤其是曹彬率领主力攻克了涿州，斩杀辽军守将贺正，等于打开了幽州的南部门户。曹彬派部将李继宣等率领部分兵力渡过涿州城北的涿水（拒马河）侦察敌情，并充当前哨警戒。三月十七日，辽军反攻，被李继宣打退。当时，宋军的战场形势相当不错。但远在汴京的宋太宗赵匡义，每次接到战报，都觉得曹彬主力的进攻速度“过快”，不符合他事先交代的作战方针。

五、辽国萧太后指挥若定

辽统和四年（公元986年）三月初六，萧太后和辽圣宗才接到宋军大举进攻的前方奏报。当时辽圣宗耶律隆绪十六岁，军国大事仍由萧太后一手处置，但她一直把儿子带在身边，让他跟着学。萧太后和辽圣

宗立即做出以下应急部署：（一）急诏宣徽使蒲领驰赴幽州，与守将耶律休哥商议抗敌事宜；（二）派出多名使者分赴各地征调军马驰援幽州；（三）命辽东京（治今辽宁辽阳市老城）留守耶律抹只急率大军驰援河北、山西战事；（四）萧太后与辽圣宗自辽中京（治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大明城）出发亲征，三月十三日赶到驼罗口（涿州东北），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稳定涿州防线，阻止宋军继续北进；（五）诏令停止东征女真，兵马调来幽州前线；（六）诏令林牙勤德领兵前去防守平州（治今河北卢龙县），防止宋军从海路发动袭击；（七）诏令平州节度使迪里姑，在德勤赶到平州前，先派兵至海岸设防。好个萧太后，应对有序，急而不乱，有条不紊，指挥若定。

萧太后与辽圣宗的作战方针非常明确：（一）以保卫幽州为防御核心；（二）首先稳定幽州南部门户涿州方向的防御，不让宋军继续北进；（三）坚决阻止西线宋军与南部宋军对幽州形成合围。三月下旬，南面、西南两线军情都很吃紧。为贯彻上述作战方针，萧太后与辽圣宗于三月二十五日赐予林牙谋鲁姑以旗鼓、利剑，命他率领禁军中的骁勇之士前去增援南面的耶律休哥。同时，派遣使者给耶律斜轸送去调拨军马的“杓窠印”（鹰纽印）两枚及密旨，责令他们各率援军疾速西进，坚决阻击田重进军于蔚州以东，不得让其迂回至辽军侧后。四月初一，萧太后自驼罗口移驾幽州北郊，同时兼顾西线、南线两个方向的作战指挥，顽强抗击宋军。

辽军经过第一阶段的顽强抗击，幽州方向的耶律休哥军与宋军曹彬先锋李继宣部在涿州城北的涿水（拒马河）北岸形成对峙。耶律休哥因援军未到，暂时没有组织大规模反攻，只以小股兵力袭扰疲惫宋军、偷袭宋军粮道。

宋军主将曹彬犯下致命错误

曹彬率主力三月下旬攻克涿州，前锋已越过涿州城北的涿水（拒马河）与辽军形成对峙，战场形势很好。但曹彬作为宋军主将，在战役关键时刻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。他率部在涿州“留十余日，食尽，乃退师雄州以援供馈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三》），致使涿州得而

复失。四月初十，辽太后与辽圣宗接到涿州方向监军蒲领奏报告，发现宋军后撤。辽军立即展开强大反攻；在此同时，辽圣宗抽调部分兵力西上，坚决顶住西线宋军东援。四月十八日，辽军重新占领涿州。曹彬犯下的这一致命错误是无法挽回的。赵匡义在汴京得到曹彬军退回雄州筹粮的消息，急得直喊：“岂有敌人在前，反退军以援为粟，失策之甚也！”急派使者前去制止。但千里迢迢，使者赶到，曹彬的部队早已全部退回雄州。

涿州本来已经成为宋军进攻幽州的跳板；转眼之间，成为辽军向宋军发起强大反攻的出发阵地。

曹彬犯下的这一致命错误表明，宋军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伐辽作战行动，对粮秣保障的运输力量、前送方式和粮道的保障兵力等，都缺乏充分的筹划和准备。这就是仓促进攻的代价。这时，朝廷又来使向曹彬传达宋太宗赵匡义旨意：既然退了下来，就不要再上前；可与东路的米信军会合，沿白沟布防，按兵蓄锐，策应西路田重进和潘美的攻势，待潘美“尽略山后之地”，并与田重进会合东下时，再同他们“全师制敌，必胜之道也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三》）。

可是，曹彬属下的将士们听到田重进部已经攻克飞狐关、灵丘、蔚州；潘美部连克襄、朔、应、云等州，都立了大功，而他们是曹彬率领的主力却一无所得，一时“谋划蜂起”，互相埋怨，曹彬竟“不能制”。于是“乃裹五十日粮，再往攻涿州。时辽主（辽圣宗）次州东五十里，令耶律休哥与蒲领等以轻兵薄南师，南师且行且战凡四日，始得至涿。时方炎暑，军士疲乏，所赍粮不继，乃复弃之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三》）。曹彬主力第二次打下涿州后，又因军粮不继，不得不再次放弃。常言道，不在同一个地方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，曹彬却在同一个地方犯了第二次同样的错误。曹彬打的是什么仗嘛！

曹彬所率主力第一次退兵时，因西路田重进部攻势凌厉，萧太后与辽圣宗指挥耶律斜轸率领援军驰援蔚州，与田重进部在蔚州以东展开激战，战斗打得相当残酷。田重进手下“军校五辈，其四悉已战死，至大岭，惟荆嗣力斗，辽师始却，遂定蔚州”，“是役

也，边民之骁勇者竟团结以御敌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三》）。蔚州防线稳定以后，萧太后与辽圣宗于四月二十日从幽州北郊转往涿州以东五十里，召集诸将讨论南线作战问题，同时诏令辽军换发夏装，准备大举反攻。二十四日，辽军攻克涿州以东的固安城，大掠。这时，曹彬率领宋军主力第二次攻占涿州。辽将耶律休哥、蒲领以轻兵来攻，恰逢曹彬因再次断粮第二次撤出涿州，辽军随即对曹彬主力发起强大反攻。

岐沟关之战，宋军惨败

耶律休哥列阵于涿州以南，萧太后又亲率援军从驼罗口驰至，对后撤的曹彬军围追堵截。这时天又下起雨来。曹彬命涿州刺史卢斌带领城中老百姓向南撤退，耶律休哥在后追击，宋军扶老携幼，队伍混乱不堪。五月初三，曹彬军撤退至涿州西南三十里的岐沟关（今涿州西南三十里岐沟村），被辽军重重包围，萧太后亲自赶来指挥围歼曹彬军。曹彬只得以粮车围阵防守。辽军绕至宋军侧后发起攻击，宋军大败。夜间，曹彬与米信仅带数骑突围，被围宋军全部溃散。曹彬和米信在外围收集残众，夜渡拒马河，被耶律休哥追上，宋军争渡落水溺死者不可胜数。宋将李继隆在拒马河边力战断后，辽军的追击速度才迟缓下来。第二天拂晓，曹彬和米信带领数万残部败逃至易州，刚在沙河边停下野炊造饭，耶律休哥追兵赶到，对宋军发起突然袭击，宋军惊散而逃，坠河而死者数万人，“沙河为之不流，弃戈甲若丘陵”，余众南奔高阳（今河北高阳）。耶律休哥收集宋军战亡者尸体堆垒起来“以为京观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三》）。

宋军岐沟关惨败，朝廷内反战派一片嚣张，知大名府赵昌言“上书请斩败将曹彬等”。宋太宗赵匡义和稀泥，对赵昌言表扬了一通，又提拔他为御史中丞，并在金明池宴请了赵昌言一次，平息了他心中的怒气。武胜节度使兼侍中赵普也上疏，极言这次战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，它破坏了“百万家之生聚”，大量战争难民游离失所；“数十州之土地，耕桑半失”。并提了两条建议：（一）立即停战息兵，“愿颁明诏，速议抽军”，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了；（二）严查这次伐辽的主谋及战败者，“审孰为主谋”，“愿推其人，置之刑典”，“以厌

群情”。宋太宗手诏赐赵普，与其说是为曹彬等将领辩解，不如说是为他自己的错误方针辩解，曰：“朕昨者兴师选将，止令曹彬等顿于雄、霸，裹粮坐甲，以张军声，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，潘美、田重进等会兵以进，直抵幽州，共力驱攘，恢复旧疆。此朕之志也，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，各骋所见，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，速取其郡县，更还师以援輜重，往复劳疲，为敌所乘。此责在主将也。”宋太宗赵匡义的这道手诏，除了批评曹彬“还师以援輜重，往复劳疲，为敌所乘”这几句话有些道理之外，他所描述的一大通作战“预案”，全是败招。为了平息众怒，贬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，贬崔彦进为右武卫上将军，米信以下皆贬官。群臣列校战死者“录其子孙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三》）。

六、抗辽名将杨业之死

辽军在东线已经大获全胜，萧太后与辽圣宗在幽州大宴辽军将领，封耶律休哥为宋国公。并于五月十二日下令，将东线大部兵力调往西线，对“山西之未退者”实施反击。东线岐沟关惨败后，宋太宗赵匡义已下令田重进、潘美从山后各州主动撤退。辽将耶律斜轸未等援军到达，就对宋军一路追击，至五月下旬已收复灵丘、飞狐、蔚州。潘美、杨业与王侁遵照赵匡义旨意，掩护云、朔、寰、应四州民众南迁（这一措施是否恰当值得研究）。六月十五日，辽军夺回寰州（治今山西朔州东马邑镇），攻杀守城士卒千余人。

八月，潘美、杨业、王侁和刘文裕等率军掩护百姓撤退至朔州狼牙村时，得悉萧太后与辽将耶律汉宁率领十万大军前来进攻，已经攻占寰州，兵势正甚。这时，杨业同潘美、王侁对于如何掩护云、应、朔、寰等州百姓南撤产生了意见分歧。杨业说：“今寇锋益盛，不可与战。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，但领兵出大石路，先遣人密告云、朔守将，俟大军离代州（疑为应州）日，令云州之众先出。我师次应州（疑为代州），契丹必来拒，即令朔州吏民出城，直入石碣谷，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，以骑士援于中路，则三州之众，保万全矣”（《长编·雍熙三年》）。但是，监军王侁却讥

讽杨业：“领数万精兵，而畏懦如此！”他主张从雁门北川“鼓行而往马邑”（当时马邑已被辽军占领）。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也附和王侁的意见。杨业说，这样必败无疑！王侁进一步挖苦杨业道，你不是号称“杨无敌”吗，今天怎么犹豫不前，“得非有他志乎”？杨业说，我不是怕死，而是不应该让士兵去作无谓牺牲。你们要我去迎敌，我没有任何理由推托，我去！杨业临出发时，对潘美悲愤诀别道：“我是北汉降将，当时宋太宗没有杀我，还让我当上了将军，担负守边重任。虽然今天这一仗肯定失败，各位责备我‘畏敌’，我当赴死，为国争立寸功！”他最后指着陈家谷口说，希望你们在山谷口布置强弩兵接应，只要我能转战到这里，一起夹击敌人，就有希望获救，否则“无遗类矣”。

潘美对战场形势的判断能力，毫无疑问在王侁之上。他对杨业、王侁二人的意见何对何错，应能立判。但潘美胸怀狭隘，上次已经嫉妒过杨业一次，这次也没有为杨业说一句公道话，任凭监军王侁乱施淫威。杨业带兵出击，耶律斜轸得知这一消息，命副部署萧达兰在路边埋下伏兵。杨业兵至，耶律斜轸佯败而退，杨业“麾旗而进”，伏兵四起，耶律斜轸回身力战，“业大败，退趋狼牙村”。王侁从中午等到下午，仍没有杨业消息。让人登高观察，不见人影。他以为辽军已经败走，杨业正在追击，“欲争其功，即领兵离谷口”，急着回去报功。潘美不但没有制止，自己也领兵向灰河西南后撤二十里。很快得到消息，杨业已经陷入辽军重围。潘美、王侁不但不派兵救援，竟双双“麾兵却走”。

杨业与辽军拼死力战，“自日中至暮”，艰难转战到陈家谷口，“望见无人，即拊膺大恸”，伤心至极。“再率帐下士力战，身被数十伤，士卒殆尽，业犹手刃数十百人，马重伤不能进，遂为敌所擒”。他的儿子杨延玉、岳州刺史王贵均战死。王贵战死前，箭矢已尽，“张空弩，又击杀数十人，乃遇害。”杨业被俘后，满身创伤，绝食三天而死。杨业被俘时身边还有一百来人，他说你们都有父母，应该设法突围，“众皆感泣，不肯去，遂俱死，无一人生还”（《长编·雍熙三年》）。宋太宗赵匡义得到杨业战死的消息，十分痛惜。下诏潘美降职

三级，王侁、刘文裕削职为民，发配流放，处理得还算公正。

七、血战君子馆，宋军惨败

宋太宗赵匡义第二次伐辽战败后，辽军对北宋掀起了第四次进攻高潮，包括望都、君子馆两次进攻行动。这两次交战中，宋军君子馆之败最为惨烈，精锐损失殆尽。

北宋雍熙三年（公元986年）九月，即宋军第二次伐辽战败后第二个月，萧太后就着手准备对北宋发动大举进攻。十一月初，辽圣宗在幽州“大劳南征将校”。中旬，萧太后至狭底舘（幽州西南十里）“亲阅辎重兵甲”。下诏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，从幽州方向对宋军发动进攻。同时，命北院大王蒲奴宁驻奉宁州（治今河北涿鹿县），与该州节度使蒲打里共防宋军从山西方面进攻辽军。下旬，耶律休哥率部推进至唐兴砦（今河北安新县西南），宋军前沿在滹沱河桥北（今河北饶阳县境内），宋、辽双方在河北中部形成对峙。

宋太宗赵匡义十一月初就得到辽军要大举南进的情报，可是到了月底仍不见动静，他又一次按捺不住性子，在汴京对前方将领“指授方略”：命令西线定州都部署田重进向北进攻，夺回被辽军占领的岐沟关；命令东线益津关守将李敬源后撤，与瀛州（治今河北河间）兵马都部署刘廷让、高阳关（今河北高阳县东二十五里旧城）都部署杨重进等部会合，由刘廷让统领北进，寻找辽军主力决战。

田重进十二月初四接到宋太宗诏令，第二天就“率师入辽境，攻下岐沟关，杀守城兵千余及获牛马辎重以还”。他派兵侦知，辽军布防在固安、瓦桥关、保州、益津关一线。田重进判断辽军即将集中兵力大举进攻，于是收拢兵力，布防于定州至西部太行山麓一线，并通报沿线宋军各部，建议他们迅速收拢兵力，准备迎接大战。在宋军将领中，田重进指挥作战出类拔萃，第二次伐辽之战中表现尤为突出。他的资格也很老，参加过赵匡胤陈桥兵变，任御马军使。他“形质奇伟，有武力”，为人“忠朴”，不善奉迎。宋太宗赵匡义称帝前，

“爱其忠勇”，派人给他送去酒肉，他不受。使者说“这是晋王送给你的，为何不受？”田重进回答说：“你替我谢谢晋王，我只为天子效劳。”（《宋史·田重进传》）也许是由于这一层缘故，赵匡义一直没有重用他。

望都在今河北保定西南、定州东北。宋军河北西路的先锋将是知雄州贺令图，正在雄州（治今雄县，在保定东北）。辽帅耶律休哥了解此人贪功轻率，便派间谍前来给他送信诈降。说是耶律休哥在辽国犯了大罪，有杀头危险，愿意归降宋朝。贺令图居然信了，让间谍带给耶律休哥一份贵重礼物，示意保持联络。耶律休哥派间谍再来，说，于越（耶律休哥封号）已率大军到达望都以北，“愿得见雄州贺使君”。贺令图认为耶律休哥是“投降”来了，想立大功，只领了数十骑兴冲冲赶往望都以北的耶律休哥军帐。耶律休哥坐在胡床（折叠椅）上对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：“汝尝好经度边事，今乃送死来耶！”命令左右尽杀其从骑，“反缚令图而去”。从贺令图的行为，可以看出宋军将领素质之差。宋军西线部队听说贺令图已被辽军抓走，纷纷溃奔南逃。望都之战，宋军未战而溃。贺令图和他父亲贺怀浦是第二次伐辽的首倡者，“一岁中父子皆败，天下笑之”（《长编·雍熙三年》）。老奸巨猾的辽帅耶律休哥，留下一小部分兵力在西线防止宋军反扑，将大部兵力迅速转移至东线投入君子馆（今河北河间西北）战斗。

根据宋太宗赵匡义的诏令，东线宋军主将、瀛州都部署刘廷让正在集结兵力。李敬源已从益津关向南撤退到君子馆。刘廷让一面率军从瀛州西进至君子馆与李敬源部会合；一面与沧州都部署李继隆联络，请他派精兵殿后，准备寻找辽军主力决战。十二月初七，耶律休哥指挥辽军向集结在君子馆地域的宋军开始进攻。这时，萧太后亲率的大军也已赶到。当时气温骤降，北风凛冽，宋军均无皮毛大衣，手脚冻僵，无法拉弓。辽军将君子馆地域的宋军围困数重。这时，沧州都部署李继隆见刘廷让部被围，见死不救，退守乐寿（今河北献县），这是宋军将领集团整体素质糟糕之极的又一例。君子馆地域的宋军陷入了绝境，血战至初十晚上，“廷让全军皆没，死者数万人”，李敬源、杨重进战死，

刘廷让仅率数骑逃脱（《长编·雍熙三年》）。

君子馆之战，辽军大获全胜。由于大多是近战格杀，战况空前惨烈。辽军伤亡人数与宋军相当。耶律休哥、南院大王留宁均负重伤，辽国国舅萧打里战死。辽帅耶律休哥是辽军“战神”，他身负重伤后为鼓舞士气自己裹伤继续指挥战斗。战后，他又收集大量宋军战尸在君子馆堆垒成“京观”，炫耀辽军战绩。

君子馆之战，是宋辽战争的一个转折点。君子馆惨败，宋军精锐损失殆尽。从此，宋太宗赵匡义再不敢提伐辽之事。并把宋军防线后撤至滹沱河一线，东西九百里设置边寨、边铺，以小舟沿滹沱河巡逻。下令禁止边民商人越过滹沱河与辽国贸易，以防滋事。但是，辽军却一次又一次地南下攻宋，宋军走上了屡战屡败之路。

八、辽军继续进攻河北

北宋端拱元年（公元988年）九月，辽军第五次攻宋，主要战斗在河北境内。

曹河之战，宋军获胜

曹河，在今河北满城以北。朝廷派使者前来河北宣诏，令坚壁清野，不与辽军接战。这时辽军已“大至唐河北，将入寇”。定州监军袁继忠对朝廷的避战立场怒不可遏，说：“契丹在近，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灭，令长驱深入，侵略宅郡，谋自安之计可也，岂折冲御侮之用乎！我将身先士卒，死于敌矣。”辞气慷慨，士众皆应。黄门林延寿等五人“犹执诏书止之”。定州都部署李继隆支持袁继忠的抗战立场，他说：“阃外之事，将帅得专焉！”也主张坚决出兵反击辽军。李继隆把易州骑兵精卒全部召集过来，妻子留在易州城中。袁继忠提醒他说，这样恐怕不行，一旦敌人去攻易州，靠谁守城？李继隆回答说：“这时容不得瞻前顾后！”于是，袁继忠“摧锋先入，契丹骑大溃”。李继隆指挥宋军奋勇追击，冲过曹河，“斩首万五千级，获马万匹”，打了一次大胜仗。捷报传到汴京，群臣称贺。“上降玺书褒答，赐予甚厚”。打仗有时全靠士气，这一仗宋军将士群情激愤，对辽军的进攻气焰忍无可忍，一鼓作气，

战而胜之。宋军虽然在曹河之战中获得大胜，但毕竟实力受限，并没有把辽军逐出境外。可是，易州城还是被辽军攻破了，李继隆和宋军士卒“妻子皆为敌所掠”（《长编·端拱元年》）。

徐河之战，宋军再胜

北宋端拱二年（公元989年）七月，宋威虏军城（今河北徐水西遂城镇）军粮不继，辽军有乘机攻城迹象。宋太宗赵匡义诏令定州都部署李继隆，以镇定步骑兵万余人组织护粮队往威虏城送粮。辽帅耶律休哥亲率精骑八万，南下截击宋军粮队。宋北面缘边都巡检使尹继伦率领步骑千余人巡边，与耶律休哥大队人马相遇。耶律休哥眼看尹继伦兵马极少，不屑一顾，直奔运粮大队人马而去。尹继伦对部下说，敌人简直太猖狂了，把我们当鱼肉！他号召将士利用辽军的轻敌情绪，“卷甲衔枚袭其后”，“纵死犹不失忠义，岂能为边地鬼乎”！部下都被他鼓动得热血沸腾，“众皆愤激从命”。当夜，尹继伦率领将士携带短兵器随敌后悄悄跟进。辽军当夜开进至唐河、徐河之间，天还没有大亮，辽军停下开饭。尹继伦出敌不意，下令向辽军发起突然袭击，急击中杀死辽皮室（辽禁军亲兵）一人，辽军猝不及防，顿时惊乱。耶律休哥正在进食，丢下食具起身应战，被宋军士兵砍中手臂，伤得很重，“乘马先遁”。辽军奔溃，“自相蹂践死者无数”。尹继伦与镇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过徐河十余里，“俘获甚众”。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文又与敌战于曹河之斜村，斩杀辽帅大盈相等三十余级。从此，辽军不敢轻易深入宋境。因为尹继伦脸黑，辽军互相警告：“当避黑面大王！”（《长编·端拱二年》）。

对以上宋辽双方的胜负情况略加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：宋军都是利用辽军的轻敌情绪，突袭制胜；而宋军的大兵团作战能力，已经无法与辽军匹敌。

九、宋太宗“守内虚外”

北宋在宋辽之战中连遭败绩，迫使宋太宗赵匡义改变战略方针。赵匡义称帝之初，“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”（《宋史·太宗本纪二》）。但两次伐辽招来连连失

败，不仅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，反而把周世宗收复的瀛、莫、易三州也丢失了。他不得不实行战略转变，由“对外征伐”转变为“严防内患”。这一战略方针一直延续到南宋。南宋有位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吕祖谦，把宋太宗赵匡义确立的这一战略方针概括为“守内虚外”。

宋太宗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

北宋雍熙三年（公元986年），赵匡义发动第二次伐辽之战惨败后，宋军精锐损失殆尽。他想在河北强行征丁补充军队，遭到强烈抵制。大量战争难民流离失所，内地百姓赋役不堪重负。许多田地失耕荒芜，黄河决口，蝗灾严重。川蜀叛乱、交州叛乱、夏州李继迁叛乱，等等。从此，赵匡义再不敢言伐辽之事，他对统一中国已经完全失去信心，他的战略思维从此彻底改变。赵匡义的“守内虚外”战略方针，包括两项主要内容：（一）对外避战。他下诏：将宋辽分界线从东海边的泥沽口、霸州、容城、飞狐口、灵丘、雁门关各点，向南收缩至滹沱河一线设边寨、边铺，用小舟在滹沱河巡防；规定边民商人一律不得入辽贸易，以防滋事；辽军入侵，“以诏书从事，坚壁清野勿与战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四》）。（二）严防内患。第二次伐辽战争失败后，他曾引用古人“若无内患，必有外忧”，“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”的经典语言，对大臣们发过一通议论。他认为，外患主要是边事，可以去战，也可以避而不战。内部的奸邪却难以察觉，深为可怕，“帝王合当用心于此”。赵匡义所考虑的“严防内患”，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自己的帝位不被篡夺、不被推翻。为此，他逼死了侄子赵德昭，又逼死了弟弟赵廷美。最后，竟对自己立的太子也不放心。北宋至道元年（公元995年），赵匡义立第三子元侃为太子。“庙见还，京师之人拥道喜悦曰：‘少年天子也。’帝闻之，不怪，召准（寇准）谓曰：‘人心属太子，欲置我何地？’准（寇准）再拜贺曰：‘此社稷之福也。’”赵匡义回到宫里又说，太子今天算是风光了，京城百姓一路上都欢呼他少年天子！“后嫔六宫皆前贺”，大家都为此高兴，唯独赵匡义心中怏怏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。他留下寇准喝酒，“极醉而罢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八》）。赵匡义的帝王之心，竟如此狭隘！

宋太宗赵匡义的“严防内患”，也包括防止各地发生叛乱和农民起义。北宋淳化四年（公元993年）四川爆发的王小波、李顺起义，攻克成都，使赵匡义受到极大震动。他惊呼：“岂料贼势猖獗如此，忍令陇、蜀之民陷于涂炭！”并为此下了一道“罪己诏”，大意是说：“朕委任非当，烛理不明”，致使亲民之官不施惠政，税赋官吏以刻削为功，“挠我蒸民，起为狂寇”，表示要“改而更张，永鉴前弊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七、十八》）。

宋太宗的消极战略方针，导致宋军战斗力急剧衰退

宋太宗奉行的消极战略方针，很快导致宋军战斗力的急剧衰退。宋太宗“严防内患”，重在防止军队搞兵变。这种思想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的。他们老哥儿俩“用也军队，防也军队”。宋朝以前，从唐末到五代，“骄兵悍将”成为政权不稳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各军镇中的“骄兵”（军士头目）对某位将领不满，带头一闹，就可以把这位将领驱逐，另拥新将，朝廷往往采取默认态度，给新将领发一个委任状给予承认。某位“悍将”对朝廷不满，就可以发动兵变，或割据一方，或向朝廷发动进攻。朝廷也往往采取默认态度，正式任命闹事将领为某军镇、某州的节度使，承认他们的地位，以“息事宁人”。宋太祖赵匡胤篡取后周政权后，深刻吸取这一教训，通过“杯酒释兵权”，把兵权集中到皇上手中。从此，杜绝了“骄兵悍将”拥兵闹事的现象，也结束了唐末五代乱世。

但是，宋太祖却把这一思路推向了极端：他把各级将帅领兵指挥之权剥夺干净，用一系列措施死死捆住了他们的手脚：（一）朝廷设立三个分掌军队的权力系统，互相监督制约：枢密院掌兵籍、兵符；三衙掌管诸军；率臣主兵权。他们各有分守，共同对皇上负责，兵权集中于皇上一人。（二）屯兵实行“内外厢制”。驻守京城、京畿的军队称“内厢”，屯驻外地各军镇的军队称“外厢”。平时内、外厢兵力大体相当，保持内外平衡。双方都受皇上直接控制，一旦有变，可以互相制衡应付。（三）实行“更戍制度”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打乱原有编制序列，互相轮换移防。目的是使“将兵

分离”，“兵无专制”，闹不起事来。可是，这样一来，“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”，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时就糟糕透了。（四）作战行动依照皇上“阵图”行事。自古以来，军队作战要贯彻最高统帅的战略意图，这是不变的基本原则。但是，没有哪个朝代、哪位皇上要求将领在作战中的一举一动都要按照皇上画好的“图阵”去行动，这是宋太宗的“发明创造”。宋太宗赵匡义这样做，就是怕将领在作战时“自行其是”、“失去控制”、“越轨”、“谋反”。凡是按照宋太宗的“阵图”行事，即使打了大败仗的将领，即使朝中大臣气愤地上奏“问斩”之人，他也不作严肃处理，最多降级了事。凡是不按他的“阵图”行事，打了败仗杀头不用说，即使打了大胜仗，他也不鼓励、不提拔，最多褒奖几句敷衍了事。辽军第五次发动反攻时，定州监军袁继忠、定州都部署李继隆、北面缘边都巡检使尹继伦等几位将领，都是做好了“违诏杀头”的思想准备，才扔开“阵图”打了大胜仗。可是宋太宗从来不提倡，不鼓励这样的行动，从来不重用这样的将领。因此，宋军的战斗力迅速衰退，毫不足怪。（五）北宋大量招募流民入伍，以消弭内乱能量。哪里发生严重灾荒，宋军就到哪里去就地募兵，从军的大多是灾区流民、流犯。这些人从军的唯一目的是谋生，混口饭吃。宋军禁兵待遇比较优厚，有些兵员行囊雇人背，军粮雇人挑，根本不能打仗。由于各军不固定将帅统领，将领都是临时观念，治军不专心，训练稀松，管理不严。久而久之，造成“冗兵耗食”的严重社会问题。到宋英宗赵曙年间，“一岁之用，养兵之费常居六七”，“天下六分之物，五分养兵”，老百姓不堪重负。因此，北宋的军队数量不断扩大，军事理论也很“发达”，出了不少军事著作，军事技术装备也有很大发展，但是宋军的战斗力却每况愈下，大怪事一桩！由此可见，宋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的软弱平庸、战略方针的偏向，这两条，对宋军的影响都是致命的！

十、宋太宗赵匡义时代的终结

宋太宗赵匡义立元侃为太子的第三年，北宋至道

三年（公元997年）二月初六，他突然病倒，已不能正常上朝，“始决事于便殿”；三月二十八日，“崩于万岁殿”。宋太宗赵匡义在位二十二年，终年五十九岁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九》）。

史书对宋太宗驾崩这一过程记载极为简单，但太子赵元侃（宋真宗）继位这一细节却记载得十分详细。按理说，宋太宗生前已立第三子赵元侃为太子，由他继位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但是，宋太宗赵匡义生病期间，大臣们在废立问题上出现了两派：宣政使王继恩觉得太子元侃太“英明”，将来不好对付，便同参知政事李昌龄、知制诰胡旦等秘商，并说服李皇后，准备让赵匡义长子、楚王赵元佐继承皇位。宰相吕端前往禁中问疾，发现太子赵元侃不在宋太宗赵匡义身边，他怀疑“有变”，急中生智，在朝笏上写了“大渐”二字，派心腹急送太子赵元侃，请他速进禁中入侍太宗。太宗驾崩，王继恩等说动了李皇后，让她通知吕端前来商议继立之事。宋太宗赵匡义生前曾对吕端有过评价：“端小事糊涂，大事不糊涂”（《宋史·吕端传》）。吕端知道他们想废掉太子赵元侃，改立赵元佐，马上派人到书房去找出宋太宗赵匡义当年立太子赵元侃的诏书，放进匣子，锁好，马上入宫。李皇后见吕端进来，就问他“立嗣以长，顺也，今将奈何？”吕端胸有成竹，回答说：“先帝立太子，正为今日，岂容有异议邪？”李皇后一听，默然。其余人不敢再说。于是，举行太子赵元侃即位仪式。吕端担心王继恩串通李皇后等临时“掉包”，新帝已经坐上龙椅，众臣叩拜，吕端却站在殿下不拜。他要求“请卷帘，升殿审视”。他走上前去验看，坐上龙椅的确实是太子赵元侃，无误。他才降阶叩拜，率群臣呼万岁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九》）。宋真宗（即位后改名赵恒）继位的过程，成为吕端“每临大事不糊涂”的一个经典例子。

史书对宋太宗的评价

史书对宋太宗赵匡义的评价不是太高，也不是太差。《宋史》在对一生做出评价时，先以提问的口气写道：宋太宗晚年“干戈不息，天灾方行，俘馘日至，而民不知兵；水旱螟蝗，殆遍天下，而民不思乱，其故何也？”接着，以回答的口气一连写了宋太宗几条

优点：（一）节俭。“帝以慈俭为宝，服澣濯之衣，毁奇巧之器，却女乐之献，悟畋游之非”；（二）勤政。“绝远物，抑符端，考治功”，“勤以自励，日晏忘食”；（三）好学。长期“夜读”不倦，“讲学以求多闻”；（四）宽容。“不罪狂悖以劝谏士，哀矜惻怛”；（五）自责。“欲自焚以答天谴”（这一条恐怕是邀买人心，说说而已）；（六）爱民。“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”（也是说说而已）。由于上述表现，“故帝之功德炳焕史册，号称贤君”。老百姓都痛恨暴君，宋太宗至少不是暴君。

《宋史》作者也没有回避宋太宗的问题和过失，记曰：“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，涪陵县公之贬死，武功王之自杀，宋后之不成丧，则世不能无议焉”（《宋史·太宗本纪二》）。后面这段话，每句话都点了他一个问题：（一）宋太祖赵匡胤去世不满一年他就改元，虽然没有说他“弑兄篡位”，但话中有话；（二）涪陵县公之贬死，是指他逼死其弟赵廷美；（三）武功王之自杀，是说他逼迫侄子德昭自杀；（四）宋后不成丧，是说他对他皇嫂宋太祖皇后死后没有举行正式丧礼，而且没有把宋后和宋太祖葬在一起。这几件事，都使他遭到后世诟病。

然而，《宋史》作者对宋太宗赵匡胤最大的问题却偏偏没有讲：他两次幽州之战均遭惨败，最大的责任者就是宋太宗。

十一、宋真宗赵恒接受战争考验

宋太宗去世，宋真宗继立。辽军对北宋发动了第三个进攻高潮。宋真宗继位时已经三十岁了，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，父皇晚年同辽国交战的一次次失败，他都看到了。按理说，他是应该振作一番、有所作为的。这是对他的一场考试：他将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这场战争？考试结果，令人大失所望。

北宋咸平二年（公元999年）七月，辽圣宗诏谕诸道，集结兵力，南下攻宋。九月初，辽圣宗到达南京幽州，中旬即命其弟梁王耶律继庆为先锋，率领辽军对北宋发动进攻。宋真宗赵恒任命傅潜为镇州、定州、高阳关三道行营都部署，富州刺史张昭允为都

铃辖。

遂城之战，宋军主将傅潜胆怯避战

遂城，即今河北徐水县西二十五里遂城镇，当时也是宋军威虏军镇所在地。十月下旬，辽军进攻遂城。遂城城小兵少，守将杨延朗（杨业之子）集中强壮兵夫坚守。阴历十月，河北夜晚的气温已经很低，杨延朗命城中汲水外灌，到天亮，小城周围几里范围结了一圈厚冰，地滑人马不可行，辽军无法攻城。于是，辽军兵分两路：西路辽将萧继远转攻狼山镇石砬（今河北清苑县西北）；东路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辽军转攻瀛州。

当辽将萧继远进攻狼山砬时，三路宋军都集结在定州，身为镇州、定州、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的傅潜，却“畏懦，闭门自守”。部将向他请战，遭他臭骂。部将田绍斌、石普率领部分兵力前去守保州。辽军来攻保州，石普与知州杨员议领兵出城迎敌，至夜未归。田绍武领兵前出接应，到前方一看，石普、杨员议在退过严凉河（清苑河）时遭敌袭击，损失不小。田绍武援兵至，合兵反击辽军，斩敌两千余，缴获战马五百匹。辽军采取避实就虚战术，绕过保州南下，攻克了宋军宁边军镇（治今河北蠡县），又连克祁州、赵州（治今河北赵县），一路烧杀掳掠，直下邢（今河北邢台）、洺（今河北永年），河北乡村一片惊乱，老百姓扶老携幼拥进城廓避难，“镇、定之路不通者逾月”。朝廷多次派出使者到前线督促傅潜进行反击，傅潜仍按兵不动。都监秦翰、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也催促他下令反击，傅潜还是不行动。范廷召挖苦傅廷胆怯得“不如一妪耳”！

时间一晃已经到了年底，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宋真宗赵恒在大名不知如何是好，召集大臣商议前方战事。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直谏道，傅潜领数万雄师，闭营不出，坐视契丹俘掠生民，按军法，“临阵不用命者斩”！但宋真宗赵恒也是下不了决心的主儿，空议一通，不了了之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一》）。

裴村之战，宋将康保裔力战被俘

裴村，在今河北省河间市西南。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领兵向东，转战在瀛州一带。将至年底时，傅潜

才让范廷召率领八千骑兵、两千步兵转往东线，从中山出发开赴高阳关去迎击辽军。高阳关在定州和瀛州之间偏北。北宋咸平三年（公元1000年）正月初三，宋将范廷召与辽军前锋耶律隆庆（辽圣宗弟）相遇，范廷召“结方阵以出”。耶律隆庆问众辽将：“谁敢当者？”部将萧柳答：“若得骏马，则愿为之先。”耶律隆庆“授以中骑”，萧柳上马，对众将说，见对方阵动时，“请君急攻”。萧柳急驰上前，范廷召“阵少移，隆庆乘势攻之，廷召军遂乱”。萧柳中流矢，“裹伤而战，众皆披靡”，范廷召不敌。正月初四，范廷召率部退却至瀛州西南裴村。范廷召出发时，傅潜曾答应派兵增援，但援兵未至。范廷召向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，康保裔挑选精兵良将，从献县北进与范廷召军会合，讲好第二天合兵攻击辽军。但范廷召耍滑，当夜把部队带走，把烂摊子扔给康保裔。第二天天亮，康保裔部陷入辽军重围，部下劝他换穿士兵服装突围，康保裔豪迈地回答：“临难无苟免，此吾效死之日矣！”康保裔身先士卒，“遂大呼决战，凡数十合，兵尽矢穷，士卒以劲弩击敌，杀伤甚众，而援兵不至，与部将宋顺俱被执”。高阳关钜辖张凝、副部署李重贵，“率援兵从后至”。但是他们到达晚了，“亦为辽师所围，力战，乃得出”。辽军从德（今山东陵县）、棣（今山东无棣县）之间东渡黄河，在山东境内大掠而归。

宋真宗赵恒命贝州（治今山东无棣县）、冀州（治今河北冀州市）行营副部署王荣以五千骑追击。王荣又是一个窝囊废，不敢追，几天不出动。一直等到辽军渡过黄河而去，他才做了个“假动作”，带兵到黄河岸边走一趟就返回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一》）。

宋真宗的所谓“亲征”

宋真宗这次所谓“亲征”，出汴京时排场搞得很大，到达大名（今河北大名县）后，再没敢往前一步。得知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被俘后，密召走马承受夏守赉前往军中察问，夏守赉回来说，康保裔被辽军抓去定死无疑。于是，宋真宗赵恒和夏守赉统一口径，对外说康保裔是战死而非被俘，溢赠侍中，封其子、母、妻，大加褒奖。宋真宗赵恒太没有出息了，身为皇上，竟弄虚作假！

对于胆怯避战的主将傅潜、都钜辖张昭允二人，钱若水坚持应“以死罪处斩”。宋真宗赵恒却以他俩是先帝宋太宗幕府旧属，仅削去官职，流放房州（治今湖北竹山县）、通州（治今四川达州县），“中外无不愤惋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一》）。

北宋咸平四年（公元1001年）十月初一，辽圣宗下令对北宋发动第七次进攻，初四进至盐沟（今北京市西南），仍以皇弟耶律隆庆为先锋，一路向南开进至遂城，与宋军遭遇，宋军被击败。

长城口之战，宋军获胜

十月十六日，宋将张斌与辽军在长城口（今河北徐水县西北二十五里）遭遇，恰逢秋雨连绵，辽军士兵的弓弩都是皮弦，淋湿后失去弹性。张斌率前军大破辽军，歼敌两万余人，斩获辽军大王、统军、铁林、相公等十五人首级，缴获大批兵器 and 马匹，“余皆奔北，号恟满野”。张斌领兵追击辽军至边界，辽方伏兵大起，张斌与辽军激战。

傅潜被撤换后，新任镇州、定州、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王超，与傅潜属于同一类废物。他手中握有近二十万大军，张斌在前方孤军奋战，他竟不派兵前去增援。张斌只能退保威虏军（治今河北徐水县西遂城镇）。十月二十八日，辽圣宗由于秋雨连绵，道路泥泞，不便骑兵行动，下令退兵（《长编·咸平四年》）。

这时，西北方向又不断传来坏消息：夏州的李继迁去年攻克了清远军镇（治今宁夏灵武东南），今年又攻占了灵州（治今宁夏灵武）。宋军在西部已退守到陕甘的府谷、绥德、延安、环县、平凉、天水一线。

北宋朝廷已被拖入两线作战的境地，内外交困，焦头烂额。宋真宗赵恒召集大臣们在宫殿内观看陕西二十三州图，他指着秦州（治今甘肃天水）说：“此州在陇山之外，号为富庶，且与羌戎接邻，昨已命张雁出守，冀其绥抚有方也。”又指着大殿北壁《灵州图》说：“此冯业所画，颇为周密，山川地形如此，安得知勇士为朕守之乎？”又指着南壁甘、伊、凉等府图及东壁幽州以北契丹图说：“契丹所据地，南北千五百里，东西九百里，封域非广也，而燕蓟沦陷，深可惜耳！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二》）他给大臣们上了半天“地

理课”，纸上谈兵，空议半日，没有拿出任何退敌方略。

北宋咸平六年（公元1003年）四月，辽军发动第八次进攻。辽圣宗命南府宰相耶律诺衮、辽南京幽州统军使萧达兰领兵向河北定州方向发动攻势。

望都康村之战，宋将王继忠奋战力尽被俘

宋军三道都部署王超，命副部署王继忠率领步兵一千五百人前出迎敌，同时派人前往镇州、高阳关召桑赞、周莹二将各领所部来援。王继忠领兵与辽军战于望都城南六里，“杀戮甚众”。又战于望都东北康村，从白天打到晚上，敌势小却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接着再战。辽军迂回到王继忠部后方“焚绝粮道”。王继忠率领将士“跃马驰赴”，所部被辽军“围数十重，士皆重创，殊死战，且战且行，旁西山而北，至白城，力不能支，遂就擒。”主将王超竟坐视不救，“引兵还定州，遣使上闻”，向朝廷谎报说王继忠已战死。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三》）。

这一次，宋真宗赵恒真是出了一个大洋相。“帝闻王继忠战死”，“赠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，官其三子”。其实，王继忠并未战死。他被辽军俘获后，被押往炭山（今河北独石口外滦河上游）见辽圣宗。萧太后“知其才，授户部使，并赐妻室，继忠亦自激昂，为辽尽力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三》）。

望都战败后，宋真宗赵恒听到了一些议论，对近臣说：“用兵固有胜败，然此战颇闻有临阵公然不护主帅，引众先遁者。若不推穷，何以惩后！”责成官苑使刘承珪、供备库副使李允则二人“驰驿案问”。调查结果，镇州副部署李福、拱圣都指挥使王升被削职流放。但宋真宗只打苍蝇，不打老虎，最该问责论罪的是主将王超，他却“悯其老旧，弗责”。

十二、澶渊之盟

宋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秋，辽军对北宋发动第九次大举进攻。这是辽军对北宋的最后一次进攻，史称澶渊之战，宋辽以签订“澶渊之盟”终结。

澶州即澶渊，均因澶水得名。澶州治所即澶县（今河南濮阳县西二十里）。澶州夹澶水而城，南岸、北岸

各有一城。

八月，辽军在宋辽边境开始频繁出动游骑展开战前侦察，朝廷“累得边奏”，宰相寇准预见大战即将来临，建议“练帅领，简骁锐，分据要害以备之”。闰九月初八，萧太后和辽圣宗指挥辽军约二十万向北宋发动强大攻势。十二日推进到固安（今河北固安县）后，以萧达兰、萧观音努为先锋，分兵攻破顺安军（今河北安新）、遂城；宋军遂城守将被俘。

宋军北路主将王超，率领二十万大军驻守唐河防线，总兵力与辽军大致相当。他眼看辽兵大举入侵，并已接到抗敌诏书，他却按兵不动，不拦、不追、不出击。二十二日，萧太后与辽圣宗从容避开王超率领的宋军主力，从定州以东突破唐河防线，率领辽军进驻阳城淀（今河北望都县东南七里），然后分兵进攻瀛州、祁州，直指宋军河北重镇天雄军（治今河北大名东）。

寇准逼迫宋真宗亲征

辽军突破宋辽边境线前夕，宋真宗与大臣们已经有过一次讨论。宋真宗说：“契丹已谋南侵，重兵多在河北，敌不可狃，朕当亲征决胜。”他问什么时候出发为好，表示想听听各位意见。当时是两种意见，宰相之一毕士安认为，“陛下已命将出师，委任责成可也”，用不着亲征。另一位宰相寇准则坚决主张宋真宗必须亲征，他说：“大兵在外，须劳圣驾幸澶渊，进发期不可缓。”枢密使王继英也主张宋真宗亲征。但没有讨论出结果。辽军突破唐河防线南进后，宋军边防“急书一日五至，寇准不发，饮笑自如”。第二天，他和大臣们一同上朝，把这些军情急报一起面呈皇上，“帝大骇”，责问寇准怎敢压下这么多急报？寇准说：“陛下欲于此，不过五日尔。”他就是要用这样一堆紧急边报逼迫宋真宗亲征，从汴京到澶渊，就是五天路程。其他大臣见寇准逼迫皇上，“惧，欲退”。寇准喝令道：“谁都不能走，准备一同伺候皇上起驾！”宋真宗面有难色，想退入内宫。寇准说，陛下也不能走，“陛下入，则臣等不得见，大势去矣！请毋还而行。”意思是说，皇上您不必进去告别、换衣服什么的，军中大事紧急，就从大殿直接出发！寇准敢于对皇上来“硬的”，这是他的风格，先帝宋太宗赵匡义就曾领教过。寇准向来

“奏事切直”，他不管你赵匡义听了高兴不高兴。有一次，寇准直谏，赵匡义“怒而起”，寇准“攀帝衣请复坐，事决乃退”。赵匡义一旦心情平静下来，不无感叹地说“此真宰相也！”并对左右说：“朕得寇准，犹唐太宗之得魏征也！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十八》）。

宋真宗扭不过寇准。他只得说，那好吧，请大家商议一下亲征的事吧。但有些马屁大臣立即把话题岔开了。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，他建议宋真宗赵恒去金陵躲避战争。另一位金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，他建议宋真宗赵恒去四川躲一躲，比金陵更安全。宋真宗赵恒转身问寇准：“奈何？”寇准大怒道：“谁为陛下画此策者，罪可斩也！”并说，大敌当前，陛下“奈何欲委弃宗社，远之楚、蜀邪？”豆腐皇帝遇到了钢铁宰相，宋真宗只得放弃躲避战争的念头。王钦若、陈尧叟二人从此对寇准愤恨之极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四》）。这是北宋君臣间一场抗战与避战的激烈较量。寇准在大是大非面前天王老子都不怕，为了社稷民生，他正气凛然，真乃国之干城也！

沧州保卫战

澶渊之战爆发前夕，朝廷派遣李允则知沧州（治今河北沧州）。他一到沧州就巡视全州，从方方面面着手准备抗击辽军南侵：疏浚浮阳湖、修葺沧州城中的兵营、官舍、城墙，并动员老百姓在沧州城中大量挖井。老百姓不胜其烦，都反对他。不久就被朝廷召回，说他干不了知州这差使。可是，辽军这次来进攻，沧州被围，城内百姓不仅没有断水，而且把井水提上来，冻成一坨坨冰块，代替炮石击敌，把辽军打退了。宋真宗赵恒得到这一消息，当面把李允则叫去，对他说：“顷有言脚浚井葺屋为扰民者，今始知善守备也。”于是提拔他当上门副使，镇、定、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，担当御敌重任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四》）。

瀛州保卫战

瀛州即今河北省河间市，与沧州相距不远。瀛州保卫战是宋军打得最顽强的一场城市保卫战。十月初六，辽军抵达瀛州，日夜攻城。瀛州知州李延渥，率领城中强壮精兵，同贝冀巡检史普一起指挥坚守瀛州。他们从城头上以垒石巨木一批又一批击退攀城之敌。

萧太后亲自击鼓指挥强攻，“集矢城上如猬”。城头上有一块几尺宽的木板，竟射进二百多支箭头。辽军强攻十几天，死伤三万余人，瀛州仍未攻破。

辽军越点攻击

“越点攻击”是现代战争术语，北宋时还没有这一说法，这里借用一下。辽军久攻瀛州不克，伤亡严重，萧太后与辽圣宗决定绕过瀛州和河北境内的主要城镇，悬军深入，一路南下。十月十四日，辽军先锋萧达兰、萧观音努二将率军攻克祁州，在宋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，辽军大批部队迅速推进到河北中南部，“河上震动”。这时，宋军主将王超手握二十万大军屯驻定州，正是从侧后向辽军发起猛烈攻击的极好战机，但他仍然不拦、不追、不出击。十五日，宋真宗赵恒得知辽军突破河北中央防线，加快了南下速度，诏令王超率大军从定州向南开赴河南澶州（治今河南濮阳县西二十里），等候皇上大驾。王超接到了诏书，还是不动。只有驻镇州的雷有终一名将领带着少量部队向南开往澶州，前去扼制辽军的南下势头。驻镇州的另一位将领马知节，写信、派人，一次又一次督促王超出动，王超推说大军过河没有桥梁，涉渡会遭受很大损失。马知节组织士兵民夫连夜突击把桥架好，王超还是不动。王超这样的将领，既没有把国家命运放在心上，也没有把宋真宗这位皇上放在眼里，违诏抗命、避敌怯战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他要是落到汉武帝、唐太宗手里，脑袋早已搬家。

王继忠来信说和

王继忠是一年前在望都康村战斗中拼到最后被辽军俘虏的，当时宋真宗赵恒已将王继忠当做“战亡功臣”进行了善后嘉奖处置。王继忠被俘后，受到萧太后的重视和优待。“王继忠在契丹，乘间为辽人言和好之利，太后有厌兵意，虽大举深入，然亦纳继忠说”。于是，辽方派出四名小校，带上信箭（信物），把王继忠写给宋真宗的亲笔密信送到莫州（治今河北任丘市）部署（军事指挥官）石普手中，请他转呈朝廷。石普当天就派快马把密信送往汴京。宋真宗赵恒拆开一看，竟是王继忠的一封亲笔信！宋真宗这时的尴尬，不知他如何自解？王继忠在信中说：“臣尝念昔岁面

辞，亲奉德音，唯以息民止戈为事。况北朝钦闻圣德，愿修旧好，必冀睿慈，俯从愚瞽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四》）。

宋真宗阅罢，回避了王继忠在敌营“复活”这一令人难堪的话题，首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准备与辽“议和”的台阶，对左右大臣说：“朕念往昔全盛之世，亦以和戎为利。”但他又不得不略显矜持地说，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，犷悍之性，岂能柔服，“此奏虽至，尤未可信”。宰相毕士安等说：“契丹兵锋屡挫，耻于自退，故因继忠以请，谅亦非妄。”宋真宗又说“彼得请之后，必有邀求。若屈以安民，特遣使命，遗之货财，斯可也。所虑者，关南之地曾属彼方，以是为辞，则必绝议，朕当治兵誓众，躬行讨击耳。”他这句话透露出了底线，谈判中对方提出财物方面的要求可以满足，割地不行。于是，宋真宗以手诏复王继忠：“今览封疏，深嘉恳诚，诏到日，卿可密达兹意。果有审实之言，即附边臣闻奏。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四》）此后，双方来往信件每日不绝，频繁沟通。

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辽军攻至澶州

宋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辽军万余人开始三面围攻澶州北城。当时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定州都部署李继隆等在澶州北城外布防，由于地势平坦，无险可守，他们毁车为营，潜伏劲弩，扼守要道。辽将萧达兰自恃勇敢，以轻骑前来观察地形。宋军威武军床弩手张环，瞄准萧达兰怒射，一箭射中萧达兰中额，萧达兰应声落马，救回辽营而死。萧太后对萧达兰之死分外伤心，“哭之恸，辍朝五日”，任命萧巴雅尔代掌南面军事。萧达兰是辽南京幽州统军使，懂天文，屡立战功，又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首倡者。萧达兰的死，对辽军士气影响很大，也成为萧太后同意和谈的因素之一。

宋真宗晚四天至澶州

宋真宗口口声声要亲征，却姗姗来迟，宋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到达澶州南城。他本想在南城住下，宰相寇准不同意，说：“陛下不过河，则人心益危，敌气未慑，非所以取威决胜也。”并说，北面有王超大军在定州，城北有李继隆、石保吉二将

分守左右，各路援军也将陆续到达，“又何疑而不往？”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请皇上过河去北城。金署枢密院事冯拯在旁呵斥高琼“不得无礼，皇上不能去北城！”高琼怒斥道：“你斯文，你何不赋诗一首退敌？”要过浮桥了，皇辇驭手和卫士又畏缩不敢前行，高琼用木棍敲着驭手的脊背说：“何不快走！”这时宋真宗赵恒总算说了一句话：“走吧。”总而言之，宋真宗是被推推搡搡逼到了澶渊北城。“既至，登北城门楼，张黄龙旗，诸军皆呼万岁，声闻数十里，气势百倍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五》）。这件事如果不是寇准，宋真宗不仅到不了澶渊北城，说不定早已被某些佞臣倒腾到金陵或四川去了。

澶渊之盟

宋辽双方的谈判代表一直在忙碌。王继忠代表辽方通过宋朝莫州部署石普，要求宋朝先派使者赴辽方议和。宋真宗认为先派也无损国威，同意先派。他让枢密院挑选赴辽谈判使者，枢密都承旨王继英推荐殿直曹利用充当宋方谈判代表。挑选了一名神勇军士李斌，手持信箭，护卫曹利用从天雄军驻地出发，前往辽军营地。曹利用见萧太后与辽宰相韩德昌同坐在一辆车上，群臣与辽国君主并排走路，随意而坐，礼仪简单。他们将一块木板横放在车舆上，木板上放置食器，都坐在曹利用的车下吃饭。就这么边吃边说，“共议和好事，议未决”。辽方派遣左飞龙使韩杞为谈判代表，“持国主书”，跟随曹利用一起来到宋营（《长编·景德元年》）。

宋真宗赵恒阅罢辽方信件，果然要求归还关南之地，马上对辅臣说：“吾固虑此，今果然，将奈何？”辅臣说，好办，书面答复对方，就说关南之地久属朝廷，不可拟议。或岁给金帛，以固欢盟，给多少，“唯陛下裁度”。宋真宗对“守土有责”这一点头脑还算清醒，而且把话说得很坚决，“朕守祖宗基业，不敢失坠”，“必若邀求，朕当决战耳”。翰林学士赵安，对宋太祖时期的国书样式烂熟于心，他按照宋真宗讲的意思用毛笔工整写好“答书”，朝廷赠送给辽方谈判代表韩杞袭衣、金带、鞍马、器币等。韩杞当天准备返回，仍然身着契丹“左衽”服饰去向宋真宗告别。赵安仁看了一眼

他这身衣服，忍不住说，你今天要升殿接受大宋朝“答书”，面对大宋皇帝，天颜咫尺，不穿宋朝所赐的袈衣去见皇上，这不行！韩杞说，那袈衣太长了。赵安仁说，长也得穿。韩杞只得换上宋服，人见宋真宗，受书。

宋真宗又把曹利用叫到一边叮嘱，对方要地绝对不行，要求财货，“必不得已；虽百万亦可”。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五》）寇准把曹利用拉到帷幄后面对他说，皇上说给一百万你就能答应给一百万吗？“过三十万，吾斩汝矣！”（《宋史·寇准传》）。

曹利用又随同韩杞返回辽营，经过一番唇枪舌剑、讨价还价，曹利用“许遗绢二十万匹、银十万两，议始定”。辽国派遣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国书随同曹利用返还宋营，辽国“献御衣、食物，其郊劳馆谷，并如韩杞之礼”，宋朝“命赵安仁接待”。辽圣宗在辽国国书中称宋真宗为“兄”。宋真宗接见、宴请姚柬之。宋朝又派西京左藏库使李继昌假左卫大将军，持誓书随姚柬之赴辽营，宋真宗称萧太后为“叔母”。宋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十二月，“澶渊之盟”谈判达成协议，辽军“收众北归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五》）。

澶渊之盟，终结了宋辽战争状态，宋真宗认为寇准有大功，对他很敬重。但是，当初建议宋真宗去金陵避战的参政知事王钦若，由于受到过寇准申斥，对寇准“深嫉之”。他在宋真宗面前挑拨说：“城下之盟，春秋耻之；澶渊之举，是城下之盟也。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，其何耻如之！”宋真宗从此开始疏远寇准，第二年就罢了寇准宰相之职，贬为刑部尚书（《宋史·寇准传》）。封建朝廷内，往往是干成了大事的人遭到不干事的人暗算，忠臣暗遭奸臣谋害，这是中国封建时代不绝于史的悲剧内容之一。

澶渊之盟的历史作用

澶渊之盟的历史作用还是应当肯定的。它结束了持续二十六年的宋辽战争，此后宋辽双方维持和平长达一百一十九年。

宋辽双方能够达成澶渊之盟，也是时势所使然，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：第一，北宋已被拖进了同辽、西夏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。此外，各地还在不断发生叛乱和农民起义，使北宋朝廷穷于应付，急于从长达

二十六年的宋辽战争中摆脱出来。第二，萧太后也已年过五十（她五十五岁去世），辅佐儿子辽圣宗戎马倥偬、南征北战、出生入死已经二十余年，不能说她身心不累，“太后有厌兵意”（《续通鉴·宋纪二十四》）。她夜晚躺在军帐里，也开始感叹自己垂垂老矣。同宋朝打了二十多年仗，她也想有一个比较光彩的结局来收场。第三，萧太后与辽圣宗的这次作战行动，孤军深入、前后脱节，辽军侧后已经完全暴露。她担心被宋军截断退路，所以也急于找个台阶“全身而退”。萧太后这位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、女军事统帅，既有女流雄心，头脑又十分清醒。比如，第二次幽州之战辽军取得大胜之后，总领辽军南面军务、击败宋军战功最大的耶律休哥，“又上言，可乘宋弱，略地至（黄）河为界”。萧太后见奏，笑笑，“不纳”（《辽史·耶律休哥传》）。萧太后知道，宋军弱是弱，但北方民族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前辈辽太宗耶律德光已经试过一回，过了黄河，进了汴京，称了皇帝，还不是又退了回去？萧太后知道，不能上这个当。这一次，她的内心也是“见好就收”。第四，上次作战中被辽军俘虏的王继忠，这时积极鼓动宋辽双方休兵媾和，立了一功。一般交战双方谁都不肯先认输，需要有个第三者出面斡旋一下，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王继忠发挥了这个作用。

作者附言：我的五卷本《战争史笔记》平装本、精装本均已全部出版，故明年不再在《神剑》杂志开辟专栏。在此，向读者致以衷心感谢！

责任编辑 / 刘稀元